编者按

墨香氤氲,书页含情。由中共阳泉市委宣传部、阳泉日报社、市总工会、市文联联合主办的“我身边的藏书故事”主题征集活动,自启动以来,参与者众多,佳作云集。文字款款,影像帧帧,皆是爱书人的肺腑之声。

即日起,漾泉副刊将遴选优秀的文字作品,陆续刊发。

感谢所有慷慨分享的爱书人,也愿每一位读者,于此觅得一份精神的共鸣与慰藉。

那本教我慢下来的旧杂志

□苗胜文

我的书房里藏着许多书。

有《红楼梦》《水浒》等名著;有《人间词话》《谈诗》等论诗评词的大家之作。可让我常常难以释怀的,却是一本旧得发黄、极为普通的杂志——《青年文摘·人物版》。我把它摆在书柜最显眼的位置,时不时翻一翻,时不时看一看。

这本书的封皮边角早已磨毛,书脊松动,轻轻翻动,纸页便簌簌作响。书里夹着一片干透的银杏叶,是我初登讲台那年,在校园里一棵老树下拾的。如今它通透轻薄,叶脉清晰。每次翻开,淡淡的纸香便裹着旧日气息扑面而来,瞬间把我拽回到那步履匆匆、满心焦虑的教书岁月。

刚工作那几年,是我最紧绷的时候。作为县一中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,年轻要强的我,总想把每件事做到极致。备课、上课、批改作业、辅导、教研、班级管理……琐碎的事情如潮水般涌来。常常清晨六点进校,夜里十点才离校。白天在教室和办公室间奔波,晚上在灯下反复打磨教案,此外,还要准备公开课讲演、安排家长会。

记得有次母亲生病住院,我只能在晚自习后匆匆赶到医院,坐在病床边批改作文。母亲轻声说:“教书是细水长流的事儿,别太赶。”我点头应着,手里的红笔却停不下来——明天的课文还没备完,月考报告要交,后天的课件还要改。生活被切割成无数“紧急”的片段,而我像陀螺般旋转,停不下来。

遇见这本杂志,是在一个深秋的黄昏。

那天我加班写完教案,走出校门时正值华灯初上。街角旧书摊的老伯正要收摊,昏黄的路灯在秋风里摇曳。我鬼使神差地停下脚步,在一堆凌乱的旧书刊中,看见了这本淡蓝色封面的《青年文摘》。封面已褪去鲜亮,书页泛黄卷边,像被无数双手温柔抚摸过。我花两块钱买下了它。

那晚,躺在床上,我翻开杂志,第一篇就是林清玄的《不紧急却重要的事》。读到“为了太多紧急的事,只好牺牲看来不甚紧急的事”时,心猛地一颤。作者写道,朋友因公司急事取消了登山之约,他一人上山,看见山下车流如蚁,忽然明白:我们总在为“紧急”奔忙,却把散步、喝茶、陪伴家人这些“重要”的事,挤到了生活边缘。

“绿地是重要的,汽车是紧急的;大树是重要的,大楼是紧急的;知足是重要的,欲望是紧急的。”这些句子像温柔的叩问,敲在我紧绷的心弦上。那夜,我合上杂志,久久难眠。月光透过窗棂洒在书页上,我忽然看清自己——如此努力想成为好老师,却在追逐“完美”中,弄丢了教育的初心,也弄丢了自己的生活。

这本书成了我的“情绪急救箱”。

我把它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,每当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时,就拿出来翻上几页。短短几分钟的阅读,像一次深长的呼吸,让躁动的心渐渐平静。

最艰难的那次,是带毕业班。升学压力、家长期待、学校考核,三座大山压在肩上。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,仍觉不够。一个深夜,批完最后一套模拟卷,我累得趴在桌上,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。拉开抽屉,又看到那篇文章:“当你觉得快要被淹没时,不妨问问自己:十年后,这件事还重要吗?”

我愣住了。十年后,这些分数还重要吗?也许重要,但一定没有此刻学生的笑脸重要,没有他们健康成长重要,没有我对教育最初的热爱重要。那夜,我做了决定:不再为一分两分和学生较劲,不再为公开课的完美熬夜,我要把时间还给生活,也还给自己。

改变是从很小的事开始的。

我开始每天提早二十分钟到校,不为加班,而是在操场慢慢走两圈,看晨曦中的校园苏醒。我开始在课间和学生聊天,不只聊学习,也聊他们喜欢的歌、爱看的书、心里的烦恼。周末,我强制自己休息半天,陪父母买菜做饭,或只是坐在窗前发呆。

奇妙的是,当我开始做这些“不紧急”的事,教学工作反而有了新气象。心态松弛了,课堂更生动了;真正关心学生,师生关系更融洽了;有了生活,教学便有了烟火气。有次作文课,我让学生写“生命中重要的小事”,一个平时沉默的男生写道:“最重要的是周三下午,老师和我们一起在银杏树下读书的时光。”看到这句,我的眼眶湿润了。

银杏叶,成了时光的书签。

带第二届学生时,校园里那棵百年银杏又黄了。我在树下讲《故都的秋》,讲着讲着,一阵秋风吹过,金黄的叶子纷纷扬扬落下。课后,学生们捡来最完整的叶子送我,我挑一片,轻轻夹进书里。那时我已懂得,教育不是灌输,而是像秋风拂过银杏,自然而然地发生。

后来,我离开讲台,成为一名公职人员。工作环境变了,但忙碌的本质没变。不同的是,我不再被“紧急”牵着走。面对堆积如山的文件,我会先泡杯茶,理清思路;遇到突发任务,我会深呼吸,问自己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。那本旧杂志,从抽屉移到了书柜,但里面的智慧,早已融进生命。

如今,三十多年过去了。

当年的学生已在各行各业发光,而我两鬓渐生华发。这本杂志依然立在书柜最显眼处,纸页更加脆黄,但每次翻开,文字依然鲜活有力。前些日子整理旧物,又看到它。银杏叶还在,只是更轻更薄了,仿佛一吹就会化作时光的尘埃。我小心抚平书页,发现当年在空白处写的一行铅笔小字,字迹已模糊,但还认得清:

“教育是慢的艺术,生活也是。”

是啊,这本只花了两块钱的旧杂志,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:人生不是一场场冲刺,而是一次从容的行走。重要的不是跑得多快,而是走得稳、看得清,在忙碌中不丢失自己,在追逐中记得为何出发。

岁月会老去,纸页会泛黄,但有些东西不会变:对教育的热爱,对生活的认真,对“重要”之事的坚守。这本旧杂志,就像一位沉默的老友,静静立在书柜上,每当目光掠过,都能听见它轻声提醒:

“慢一点,没关系。那些真正重要的事,都值得用一生,慢慢来。”

现在我已退休,人生又开始了全新的旅程,我会继续带着这份领悟,在或忙碌或平淡的日子里,做一个从容的行者——认真写作,温柔生活,在每个当下,都为那些“重要但不紧急”的美好,留一盏灯,留一段时光。



诗词曲赋

丰收的喜人景象

□南庄子

他一定是土地爷转世
把土地看得比命亲
霜雪还未撤尽
他已扛着镢头上地
翻刨冻僵的土
让它们早早在春光中苏醒

修剪果木
播种庄稼
就连边头地堰
都点满瓜豆
不让一寸土地躺平

土地最诚实
种什么
就收获什么
从不偷谷换粟
欺瞒付出

该绿的绿
该壮的壮
该沉甸甸的
一样不会迟到

满梁
满坡
满谷
都是丰收的喜人景象



生活散记

一针一线总关情

□王鸿梅

我在购物网站闲逛时,一款青黛色的流苏包跃入眼帘。皮质素雅,流苏灵动,竟有几分“小山重叠金明灭”的婉约。细看是DIY材料包,皮料、针线、工具一应俱全,当即下单。

夜深人静时拆开包裹。月白色的缝线在灯下泛着冷光,与青黛色的皮料并置桌上,像一场静默的邀约。我原以为不过是消遣,两三个小时便能完工,谁知指尖触到硬实的皮料时才懂:“成如容易却艰辛。”

跟着视频教程,先缝包面。分清皮料的正反面——有纹理的是正面,光滑的是内里。将装饰圆环和盘扣皮片叠在一起,量出四倍于圆周的线,双针起手,沿着边缘细细去缝。缝完一圈,收针打结,再往回缝两针,用剪刀剪掉多余的线头。

接下来缝拉链和背带,都要用双针法。起初我图省事,剪了很长的线,结果线太长总打结,怎么都不顺手。忽然想起小时候妈妈讲过的典故:古时有个婆婆偏心,给女儿用搓好的长麻线,却给儿媳用短麻线。没想到女儿的线太长总打结,干活反而比儿媳慢。这不就是“欲速则不达”的道理吗?我此刻也是一样,贪求省事反而浪费了更多时间,只好剪短线头,重新再来。针脚在耐心中逐渐匀称,皮面也显出了几分素雅温润。

缝背带固定环时我用了单针法,手法渐渐熟练。可拼接底部三片皮料时,心里一松懈,没仔细留意便随手缝了起来。缝完才发现有一块皮料居然反了,忍不住懊恼,只好耐着性子拆线重来。好在发现得及时。

接着缝拉链和底边的压合处。缝到拐角处,仍用之前的手法,结果拐弯处松松垮垮,不成样子。这才懂了:拐角处必须将线拉紧一些,才能保证包包挺括有型。于是再次拆线重缝。心慢慢沉静下来,周围安安静静,仿佛置身幽谷。

桌上的姜糖茶腾起一缕白雾,甜香混着皮革的气味,在灯下缓缓缠绕。茶香与内心的平静相融,平日里的浮躁杂念全都消散,只剩一个念头:好好缝,慢慢来。一针一线里藏着心意,一点一滴的时光里满是手工带来的雅趣。

最后一针落定时,已是午夜十二点半,将近四个小时。我捧起这只包,翻到内里,看到几处针脚并不完全齐整,尤其是底部拼接的那块返工过的地方,线迹还留着微微的起伏。可正是这些痕迹,让我想起小时候母亲为我缝补衣裤时,也总会留下这样那样不完美却温暖的针脚。

古人云:“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”而我更信,利器之前,先要沉下来的,是那颗心。一针一线缝起来的,不只是一个包,更是浮躁生活里,那份久违的从容。



漾泉夜读

第50期(6月27日)

《一块儿玩泥巴长大的伙计们,你们现在怎么样了?》

内容简介

本文回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孩子的泥巴游戏。夏日雨后,孩子们用泥巴模仿筑坝蓄水,常遇水涌溃坝,手忙脚乱;又分组投掷泥弹,湿滑地面常让人摔成泥猴子。男孩捏手枪坦克,女孩巧手捏花鸟、碗盘和肉菜,摆出丰盛“宴席”。摔泥盆是重头戏,盆底薄厚决定声响,输者被刮鼻子,满脸泥痕。黄昏时母亲吆喝回家,浑身是泥的孩子被拎进盆里冲洗。晴天无水,男孩便用尿和泥,彼此不嫌弃,由此结下“玩尿泥泥”的质朴情谊。

文章以泥巴串起童年记忆,细节生动,结尾一句:“伙计们,你们还好吗?”饱含对伙伴和逝去时光的深情怀念,充满乡土气息。